

西班牙統治時期 雞籠堡壘的興築與毀棄

陳宗仁*



一、前言

1620年代西班牙人為了發展對中國、日本的貿易與傳教工作，並對抗日益擴張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遂在1626年佔領台灣北部，並以雞籠港灣(今稱基隆)北側的社寮島為據點，建立堡壘，派駐軍隊防守。¹

對西班牙人而言，台灣島是一完全陌生的地域，住著不知底細的原住民，而且還須擔心荷蘭人的攻擊，所以佔據社寮島後，西班牙人立即修築防禦工事，先後建立了數座堡壘。

近百年來，學者們對這些堡壘的位置與名稱有不同的看法，這些爭論主要涉及幾個問題：

- 1.San Salvador究竟是街道名稱，抑或是港灣、島嶼或是堡壘的名稱。
- 2.La Santísima Trinidad是港口名稱或是城堡名稱。
- 3.San Millian、San Antonio以及San Augustin等三處堡壘究竟在什麼地方？

由於上述西班牙名稱的堡壘位置難以確定，或是指稱不同，引起學者對西班牙文獻解讀的歧異。筆者擬據當時相關文獻，提出對上述問題的粗淺看法。

以下先介紹學者們的不同看法：

1.1906年伊能嘉矩在〈清領以前の台北地方〉一文中描述西班牙佔台過程，謂San Salvador係社寮島名，parian為中國人的聚落名稱，又稱港口為La Santísima Trinidad。伊能嘉矩並謂西班牙人在San Salvador島的海岸、三百呎

* 陳宗仁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

感謝審稿人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已就初稿增補修改。

1 關於西班牙征台行動的蘊釀、決策與過程，可參看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30-31；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 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未刊)，頁163-182。

(foot)高的山，以及靠近parian的海岸，共設置四個砲台。²按parian係十六世紀以來西班牙人對中國人街市的泛稱，與San Salvador等專稱不同，似不能稱為中國人的聚落名稱；另外，伊能嘉矩對四處堡壘的位置描述相當含混。

2.1930年西班牙籍傳教士José María Álvarez在*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書中，謂La Santísima Trinidad為港口名稱，San Salvador為島名。³

3.1930年代村上直次郎在〈基隆的紅毛城址〉一文中謂西班牙人以La Santísima Trinidad為港名、San Salvador為城名，且在高三百餘呎的山頂另設一堡壘。同時，為了防備荷蘭人來襲，除上述二城外，又於社寮島東部與海相接處，和八尺門水道最狹窄之處築造堡壘。⁴按村上直次郎的見解與伊能嘉矩相同，亦謂社寮島有四座堡壘，並進一步指出其位置，即社寮島西南角、八尺門、社寮島東部及山頂等。不過筆者認為西班牙佔台初期，似未在社寮島東部興築堡壘，詳見下文論述。

村上直次郎引用《巴達維亞城日誌》1636年4月21日條載，謂荷蘭人誤將港名、城名相混。⁵他試圖考定各處堡壘的名稱，如謂San Millian是社寮島東部之堡壘，至於山上堡壘和八尺門堡壘，則稱為San Antonio與San Augustin，不過並不確定何者稱為San Antonio或San Augustin。

4.1952年廖漢臣在〈西班牙人據台考〉一文謂「在該島西南端建築山嘉魯

2 伊能嘉矩，〈清領以前の台北地方(二)〉，《台灣慣習記事》6:7(1906年7月)，頁18-19。

3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Barcelona: Libreri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30), p. 39.

4 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中譯，〈基隆的紅毛城址〉，《台北文獻》117(1996年9月)，頁129。

5 村上直次郎譯注《巴達維亞城日誌》有關1641年荷蘭人出征基隆的記載，亦採用相同看法，在注文中重申西班牙人稱港灣為La Santísima Trinidad，城堡則為San Salvador。見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二冊，頁148。



城，並在南方沙丘上設置堡壘……又在八尺門岸邊增置堡壘」。⁶ 廖漢臣謂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設立三座城，顯係失察。

5. 翁佳音在1998年發表《大台北古地圖考釋》，該書主要是根據1654年荷蘭人所繪的北台地圖，探討雞籠、淡水兩地的堡壘、村落、河流等自然與人文景觀。其中亦有專章描寫社寮島，翁佳音的看法如下：

- (1) 西班牙人「將該港口命名為『聖三位一體港(La Santísima Trinidad)』，連帶的，和平島因而被稱呼為『聖三位一體』。島上所建的城堡名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其旁的市街，與南部的大員城(Casteel Zeelandia)旁有大員市(Stad Zeelandia)一樣，亦稱為『聖薩爾瓦多街』」。⁷
- (2) 八尺門附近之堡壘即1664年時之半月堡(halve maen)。⁸
- (3) San Millian堡壘位在今白米甕砲台一帶，即在今基隆港西岸。⁹
- (4) San Antonio或San Augustin兩堡壘有一座「在淡水區的可能性最大」，並引十九世紀文獻記載，謂可能在淡水河南岸的八里坌境內。¹⁰
- (5) 社寮島山上的堡壘即西班牙人之「cubo」堡壘，荷蘭時代稱Victoria。¹¹

翁佳音的考定多與前賢不同，且看法相當大膽，不過有部份見解似與史實不符，詳見下文所論。

6. 白尚德在《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一書中謂：西班牙人在基隆建築了聖薩爾瓦多城，後來改稱為聖三城(Santísima Trinidad)。¹²

6 廖漢臣，〈西班牙人據台考〉，《台灣風物》1:1(1952年12月)，頁42。

7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16-118。

8 同上註，頁122。

9 同上註，頁103、127。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頁125-128。

12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出版公司，1999)，頁23。

7.鄭俊彬在2003年一篇論文中提出所謂「港城合一說」，認為「整個雞籠港灣加上市街之整體」，稱為La Santísima Trinidad，城堡則稱為San Salvador。¹³

8.鮑曉歐在*Spaniards in Taiwan*(《西班牙人在台史料集》)書中，稱社寮島上的主要堡壘為Santísima Trinidad。¹⁴

上述說法各有所見，但似乎尚缺乏一較完整的討論，本文想計對以下的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首先，略述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修築堡壘的過程，其次，釐清La Santísima Trinidad、San Salvador兩地名的意涵，最後則討論社寮島上幾處西班牙堡壘的名稱與位置。

二、十年的堡壘建設

1626年五月七日西班牙船隊航向台灣島，他們沿著台灣東部海岸航行，於五月十日到達台灣東北部海灣，隔天，船隊進入雞籠港灣。

台灣東北海岸地形特徵是海岬與海灣相間隔，形成一連串的港灣，雞籠港灣是這些港灣中面積最大、形勢最佳的港口，這應是當時西班牙人選擇在此建立據點的原因之一。

13 鄭俊彬，〈近代基隆的社會變遷——以來台外人的觀察為中心〉，《台北文獻》直字139期(2003年3月)，頁52-53。作者於文中謂Santísima Trinidad、San Salvador兩名稱的關係，有三種說法，一是「雙城說」，謂此說源自曹永和，因曹永和的看法是「兩者並非座落於同一地，而且兩城堡興築的年代也不超過一個月」，注腳稱引自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頁346。按細察曹永和原文，並無此意。又鄭氏所謂的第二說應為「港城各一說」，可能各字為合字之誤，作者謂此說源自村上直次郎，不過村上直次郎於並未說La Santísima Trinidad亦包含「市街」。見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二冊，頁148。

14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Vol. II, p. xix. (按此書以下簡稱*Spaniards in Taiwan*)



雞籠港灣北側入口有幾個小島，最大為社寮島(又稱和平島)，另有桶盤嶼與中山仔島，1626年遠征軍到達雞籠港灣，選擇社寮島作為他們的據點。

西班牙人最初在島上建立兩處堡壘，一是San Salvador，位於社寮島西南角，當地至今尚存「城仔角」、「城仔背」等地名，¹⁵ 不過現在已為造船廠所在地。又在社寮島高約三百呎或更高的小山上，建立一稜堡(baluarte)，協防San Salvador城，¹⁶ 此山丘稜堡應即後來荷蘭人佔領後改建的Victoria堡，今尚有軍隊駐守，當地居民稱「砲台頂(或龍仔頂)」，當時西班牙繪製的地圖亦表明社寮島上有兩處堡壘(見圖一)。¹⁷



圖一 1626年西班牙人繪製的雞籠、淡水圖局部，圖中方塊的符號即西班牙最初設立的兩處堡壘。(資料來源：*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43.)

15 柯淑純、林玉鈴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5)，頁33。

16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p. 71-73.

17 *Ibid.*, p. xliii.

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後，積極建築防禦工事，1626年七月二十日菲律賓總督Fernando de Silva寫給國王的信中報告，由於在雞籠派駐兩艘軍船(galera)，並在當地建設堡壘，經費支出也因此而增加。¹⁸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後，在大員的荷蘭人相當重視西班牙佔領區的情勢變化，除了派遣專人前去探察外，亦不時向中國人、西班牙人打聽雞籠、淡水的狀況，因此荷蘭文獻保留不少西班牙人在雞籠、淡水的記載。由於西班牙文獻對堡壘修築的記載較少，以下即引用荷蘭文獻探討雞籠堡壘的修築經過。

1.1627年五月，即將出使日本的Pieter Nuyts在巴達維亞得到西班牙佔台的消息，當時荷蘭人的情報謂：

上個南風季時(即1626年)，馬尼拉的敵人到達福爾摩莎島北邊，佔領一小島，稱為「雞籠淡水」(按即社寮島)，位於離台灣島不遠處，而且在此一小島的邊緣已建了一個三角形堡壘。¹⁹

按此應即San Salvador城，不過其形狀應非三角形。

2.1629年八月，荷蘭人派遣Domburch號等數艘船前往淡水、雞籠偵察。同月十八日荷蘭人來到雞籠港口，見到一方形堡壘(即San Salvador堡)，用石頭建造，城後有山，面水的城牆有六或七門砲，監視雞籠港的入口。據荷蘭人描述，由雞籠港外向內望時，因有山擋住視線，無法見到港內船隻。他們冒險進入後，發現停泊了四艘船，其中有兩艘是軍船。²⁰

18 Ibid., p. 77.

19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Archival Sources*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 Vol. I, p. 55.

20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141.



當時荷蘭人Jan Gerbrantsz Black繪有雞籠、淡水圖，有關雞籠的部份即得自該次探查所得(見圖二)，在圖中，荷蘭人亦是由北方向南望，圖中最顯著目標是一方形堡壘，即San Salvador堡，建在水岸，可以監視並防守港灣入口。港內繪有三艘船，較文字描述少一艘。圖中有兩艘galera軍船在圖右方，另一艘在San Salvador堡後方，船型不詳，應是艘中國式帆船，堡壘左上方有一建築物，可能是教堂。



圖二 雞籠和淡水之間的臺灣北部海岸手繪海圖(雞籠局部)，可能係1629年荷蘭Domburch號Jan Gerbrantsz Black所繪。(資料來源：*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141.與《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11)。

3.1631年四月有艘荷蘭船自日本到大員，因遇暴風，桅杆損壞，避至雞籠，被西班牙人扣留。事後船員回到大員，向荷蘭人報告在雞籠的見聞，如謂雞籠的城堡沒有熱蘭遮城堡這麼大(按此點並不正確)，在城堡面向海邊的城牆是用石頭堆高建造的，面向陸地的城牆用石頭環繞著，遙對一座山。西班牙人經常駐守在這個城堡以及另外一個碉堡，當地有兩、三百名西班牙人和三

、四百名Pampangers。²¹

4.1631年六月有六名黑人從淡水逃到大員，告訴荷蘭人一些雞籠、淡水的情況，其中謂雞籠的城堡有四個稜堡，周圍用灰色石頭建造，架有十四門砲，面向海的稜堡架設的砲數最多，有五門，在淡水則有一土圓堡，周圍有一籬笆，架有五門砲。²²

5.1633年三月二十二日，有艘由雞籠至馬尼拉的中國式帆船被荷蘭人截獲，船上人員告訴荷蘭人的情報，謂有一百名西班牙士兵與二十名Pampanga人駐守雞籠，而且每天約有七十到八十人修建雞籠的城堡，靠陸地一側配備兩座稜堡，靠海一側還要修築兩座石頭稜堡，以加強防禦工事。²³

根據上述幾年荷蘭人的情報資料，顯示西班牙人持續地在San Salvador堡增築稜堡，加強防禦工事。但荷蘭人似乎只強調San Salvador堡的修築狀況，但事實上，社寮島上亦有其他幾座較為次要的堡壘已陸續修築完成。

在1636年時，荷蘭得到的最新情報是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修建了四座堡壘和兩個城市。四座堡壘分別是La Sanctissima Trinidad、St. Antonio、St. Millian、St. Augustin；而兩個城市則是在雞籠的San Salvador和在淡水的Santo Domingo，²⁴ 荷蘭人認為這是西班牙佔據雞籠、淡水十年以來的建設成果。²⁵

上述資料亦得到西班牙文獻佐證。同一年，雞籠的西班牙駐軍長官Alonso Garcia Romero去職，他向墨西哥的Virrey de Nueva España報告在台任職經過，

21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44。按駐軍人數似有誇大。又按Pampangers乃來自Pampaga之人，西班牙文寫作pampango。Pampaga省位於呂宋島中部，南端瀕臨馬尼拉灣，西班牙人雇用甚多當地住民當兵。

22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49。

23 1634年8月15日荷蘭東印度公司東印度總督及評議會致董事會之〈東印度事務報告〉，見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以下簡稱《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153-154。

24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224。

25 村上直次郎譯，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一冊，頁264。



其中亦謂西班牙人在雞籠建了四座堡壘，這些堡壘各自防守一海灣或港道，最大的城堡是San Salvador(荷蘭人誤謂是La Sanctissima Trinidad)，另外三處是la Retirada(又稱San Antón)、San Millan與San Luis。在淡水則有Santo Domingo城，由木材修築而成。²⁶

上述堡壘的位置與形狀另見下文討論，在此先討論雞籠幾座堡壘的設計者、建造者與建材來源。

雞籠幾座堡壘的設計者應是Nicols Bolen，此人係1626年西班牙征台船隊中的一員，從佔領雞籠開始，即負責堡壘的建設。1628年馬尼拉當局認為他的職銜是砲手(artillero)，似乎太低，決議任命他為福爾摩莎島堡壘工程師(ingeniero del presidio)，薪水從200 pesos增加為250 pesos。²⁷

堡壘的建造者，除了西班牙人之外，亦有菲律賓的原住民、雞籠原住民與中國工人參與築城，道明會士Jacinto Esquivel在1632年的報告中，即謂中國人對石工了解的程度遠超過台灣的原住民。²⁸

現存一份1637-1638年間西班牙在台駐軍的支出帳冊，其中記載西班牙人在1638年四月二十日支付一百九十pesos給一名中國石匠Lanco，作為Lanco修築San Sebastián稜堡九十六brazas(約一百六十公尺)城牆的酬勞。²⁹ 此條記載顯示此時雞籠堡壘的建築仍仰賴中國工匠。由於一百六十公尺的城牆不大可能由一人完成，所以Lanco可能是一工頭。

1640年新任西班牙在台駐軍長官Gonzalo Portillo有一份記錄載明駐軍的成員、人數，其中二十二名Pampangos是工人，他們擔任木工、採石工、鋸木工及石工等，由這些職銜推斷，Pampangos工人負責修船與築城等工作。此條

26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p. 259-260. 按如果荷蘭人記載無誤，San Luis即荷蘭人所稱的St. Augustin。

27 *Ibid.*, pp. 126-127.

28 *Ibid.*, p. 174.

29 *Ibid.* 按1 barza約等於1.6718公尺，96 barzas約長一百六十公尺。

資料說明菲律賓原住民亦是主要的築城工人。Gonzalo Portillo又謂「如果此處堡壘缺乏這些工人，國王陛下將被迫找中國人(Sangley)協助，但須付錢給他們」。³⁰

建築堡壘的材料，除了仰賴馬尼拉派出的船隻載運外，亦有直接取自台灣島或從中國運來者，如1627年在日本長崎的荷蘭人得到消息稱，「中國式帆船從馬尼拉載著石灰石和其他物資做為建設簡易的堡壘之用」。³¹ 又謂：

中國人不時航行至雞籠，載運硫磺、沙金和當地砍的木柴。沒有中國來的船隻載運他們(指西班牙人)想要的貿易物，只有獲得一些興築堡壘用的建材。³²

1637-1638年間西班牙在台駐軍的支出帳冊中亦記載西班牙人於1637年十一月至1638年五月間多次向Benua等中國商人購買石灰。³³ 顯示堡壘建堡所需的石灰係由中國人供應。這些石灰應是中國人在雞籠一帶所生產。

以上是西班牙人在雞籠建造堡壘的簡要經過。

三、La Santísima Trinidad是港口， San Salvador是主堡壘名稱

30 Ibid., p. 324.

31 Ibid., p. 90.

32 Ibid., p. 92.

33 Ibid., p. 283.



過去學界對西班牙人修築的堡壘名稱與位置有些不同意見，下文試圖釐清某些不同看法。

San Salvador堡是西班牙人據台時期最重要的堡壘，但有些荷蘭文獻稱西班牙主要堡壘為La Santísima Trinidad，以下探討這兩個名稱的區別。

1626年五月十一日西班牙人來到社寮島後，於十六日舉行儀式，正式宣告佔領台灣島。³⁴ 事後有份描述佔領儀式的文件呈送菲律賓總督Fernando de Silva，在此一文件中記載西班牙人「在Santísima Trinidad港口(puerto)以及福爾摩沙島的San Salvador堡壘」舉行儀式。³⁵ 由於這是官方的記載，足以說明西班牙佔領初期，「Santísima Trinidad(聖三位一體)」一詞是西班牙人對雞籠港口的稱呼，而他們在台灣建立的主要堡壘則稱為「San Salvador」。

San Salvador堡本係堡壘名稱，但因該堡壘是西班牙人統治北台時期最大、最重要的堡壘，故此一名稱逐漸通行，甚至成為西班牙在台據點的通稱，甚至取代Santísima Trinidad，成為雞籠港口的稱呼，如1632年西班牙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即稱San Salvador為「城市與港口(la ciudad o puerto)」，³⁶ 同一時期，道明會士Diego Aduarte稱社寮島為「isla de San Salvador(聖救主島)」，³⁷ 顯見San Salvador一語已成為西班牙在台據點的通稱；但San Salvador的原始意義仍保持未變，直至1640年代，西班牙在台最主要的堡壘依舊稱為San Salvador。³⁸

上文提及，1629年大員的荷蘭人派遣Domburch號到雞籠、淡水偵察。該

34 Ibid., pp. 75-76. 又見林盛彬，〈1626年西班牙進佔台灣北部及其相關史料研所〉，《台灣風物》47:3 (1997年9月)，頁103-121。

35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75.

36 Ibid., p. 165.

37 Ibid., p. 198.

38 Ibid., p. 312.

年八月荷蘭人來到雞籠港口，望見西班牙的主堡壘，據載是方形且為石造，靠海的一面配置有六至七門砲以防禦港灣入口。³⁹當時荷蘭人繪製的地圖中並未記載堡壘的名稱，僅稱其為雞籠的西班牙堡壘。⁴⁰

1630年代初期西班牙人持續地建設San Salvador堡，主要是增設稜堡，根據前引資料，1633年時，San Salvador堡靠陸地一側，已完成兩座稜堡。到了1636年時，據當時甫卸任的雞籠駐軍長官Alonso Garcia Romero描述，雞籠主堡壘San Salvador已完成四座稜堡與彼此間相連的護牆，形成方塊狀堡壘。四座稜堡有兩座是石造的，一座只有用石頭堆起，另一座木造，而護牆全為石造，只是缺乏欄杆。⁴¹

1636年三月，一些西班牙人因船難來到大員。荷蘭人詢問他們有關西班牙人在雞籠的狀況，得知堡壘的興築情報，該年三月，《熱蘭遮城日誌》記載社寮島上最大的堡壘為Sanckodeeff或Santisima Trinidad，有配置火砲，妥善地防禦著。同一文獻稱社寮島為San Salvador，全島約一哩長，但並不很寬。⁴²稍後大員的長官寫給巴達維亞總督的報告，提及同一情報，則謂Santísima Trinidad是堡壘名，而San Salvador是城市名。⁴³《巴達維亞城日誌》亦摘錄此事，寫法與大員長官的報告相同。⁴⁴

因此，荷蘭人雖然收錄Santísima Trinidad、San Salvador兩個地名，但卻有部份文獻認為前者是堡壘名，而後者是島名或城市名。關於此點，村上直次

39 Ibid., pp. 139-141.

40 江樹生翻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台北：漢聲出版社，1997），上冊，圖版11。

4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259.

42 Ibid., pp. 245-246.

43 1936年3月25日大員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信，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224。

44 村上直次郎譯註，中村孝志校註，《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一冊，頁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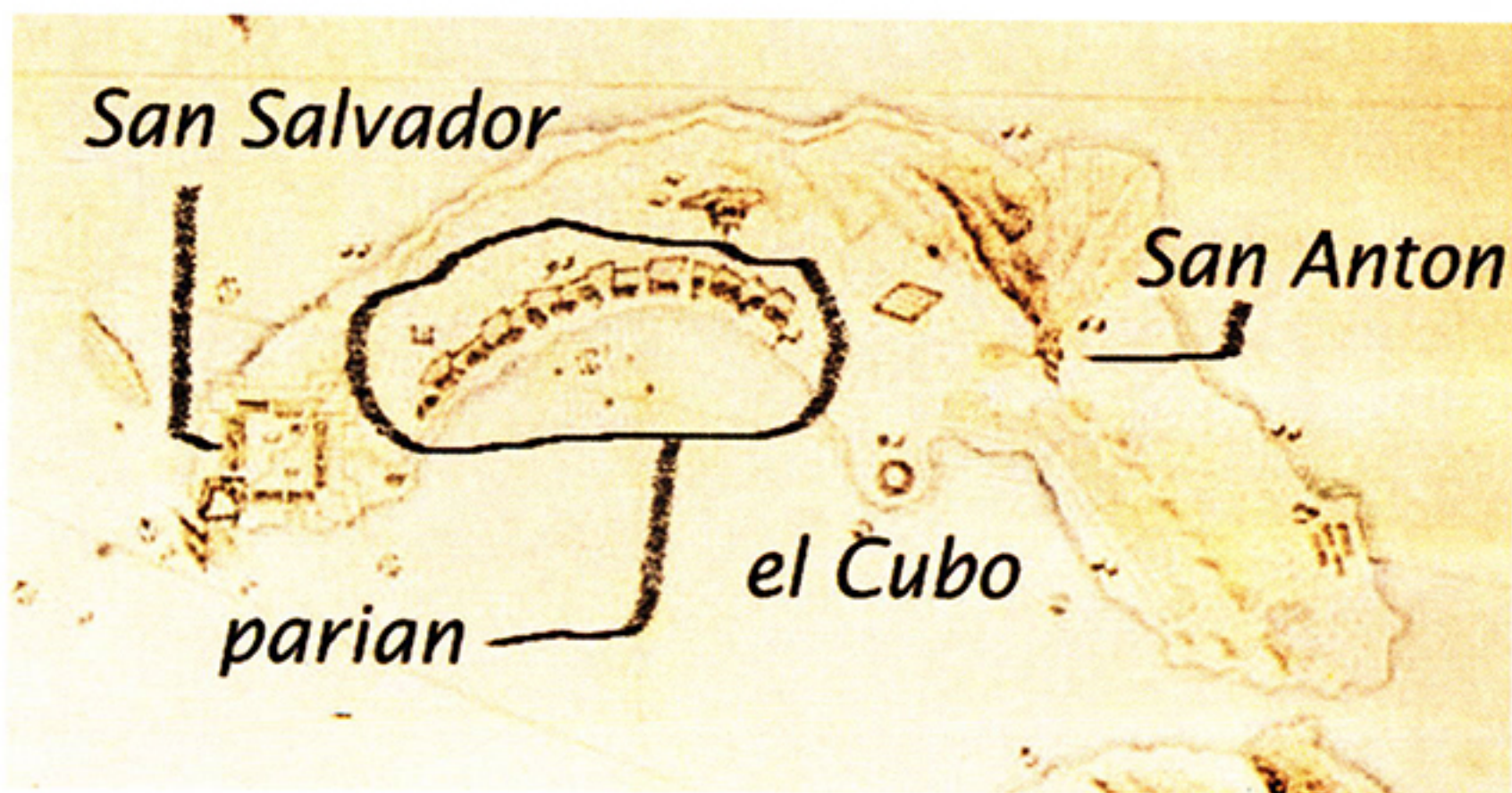


郎在1930年代已為文指出這是荷蘭人的誤解。⁴⁵ 由於堡壘的名稱本應尊重使用者的稱呼習慣，依循西班牙人的使用習慣，社寮島西南側的主堡壘應稱為San Salvador。目前有些著作採用當時荷蘭人的稱呼方式，稱San Salvador城堡為Santísima Trinidad，似乎並不恰當。

上文提及San Salvador一詞，不僅為主堡壘名稱，且為城市與港口的名稱。西班牙人所稱San Salvador港即指雞籠港，不過，當時西班牙人使用的港口是現今的基隆市正濱漁港，至於現今所見的基隆商港則是二十世紀初日本人修築而成，在十七世紀時並非西班牙人泊船地。

至於翁佳音謂有一San Salvador市位在San Salvador堡之旁。他引述1655年淡水的荷蘭指揮官Simon Keerdecoe報告：「雞籠的街道建築良好，街上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商人」⁴⁶，認為有一「聖救主(San Salvador)街」，位在社寮島南側，即1654年荷蘭人所繪雞籠、淡水圖中標記56號(參見圖三)。由於該

圖三 1654年荷蘭人所繪製之雞籠圖，圖中西班牙文地名係筆者所加。(資料來源：江樹生譯、冉福立(Kess Zandvliet)著，《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30)



45 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中譯，〈基隆的紅毛城址〉，《台北文獻》117(1996年9月)，頁129，又見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一冊，頁267。

46 Simon Keerdecoe有關1654年雞籠、淡水圖的報告，轉引自翁佳音，《大台北古地圖考釋》，頁190。按中譯文亦據翁佳音所譯。

圖標記56號的說明文字已佚，翁佳音試擬為「Quartier(市區)」或「Stad Salvador(聖救主街)」⁴⁷。

本文認為社寮島南側的街市應即西班牙文獻中所稱的parian，⁴⁸但西班牙人似乎不會稱漢人市集parian為「Stad Salvador(聖救主街)」，前述Simon Keerdecoe的報告中亦稱社寮島有「漢人市區(Chinees quartier)」，⁴⁹應指西班牙時代社寮島上的parian而言。

四、社寮島上四座堡壘名稱與位置

日治時代學者多認為社寮島有四座西班牙人建立的堡壘，但其名稱與位置頗有爭議，翁佳音甚至認為有些堡壘不在社寮島，而是在淡水河口或基隆港西岸。

以下探討這些堡壘的名稱與位置。

1626年五月西班牙人佔領社寮島後，即在島上建立兩座堡壘，一處是西南側的San Salvador，另一處據稱位在社寮島的小山上，應即今稱「砲台頂(或龍仔頂)」的位置。1629年荷蘭人至雞籠港灣探查時，曾見到一座堡壘，建在「小而高的山上」，⁵⁰應即位在今稱砲台頂的堡壘。

47 翁佳音，《大台北古地圖考釋》，頁118。

48 有關雞籠港灣內Parian位置的討論，可參見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未刊)，第五章第四節，頁214-217。

49 Simon Keerdecoe有關1654年雞籠、淡水圖的報告，轉引自翁佳音，《大台北古地圖考釋》，頁188。
按中譯文據翁佳音所譯，惟翁佳音認為此一漢人市區在今基隆市仁愛區，但筆者認為似乎是在社寮島。

50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p. 139-141.



1632年道明會士Diego Aduarte建議社寮島山上的堡壘應改為石造，因為此堡位處高點，可以控制海岸及水道，便於防禦。但用大木頭建成，因潮濕而腐朽，每日均需修理，故建議改為石造。⁵¹

到了1636年時，社寮島上共有四座堡壘，據曾任雞籠駐軍長官Alonso Garcia Romero描述，從San Salvador堡可以望見另外三處堡壘，最遠者是la Retirada(意即偏遠處)，又稱為San Antón，離San Salvador堡直線距離六百步。另兩處堡壘為San Millan與圓筒形堡壘San Luis，與主堡相距有五百步遠。上述堡壘均為石造，能以砲火支援主堡壘。其中la Retirada是難以攻破。⁵²

同年(1636)大員的荷蘭人記載：

在那島(即社寮島)上，西班牙人有四個據點，最大的稱Sanckodeeff，有四座稜堡，均配置有炮；第二是Milaen；第三是圓筒形的Koevo，位在東水道的入口；第四是位在山頂，俯瞰各處。……在島的海灣一側(即社寮島南側)，經過Santísima Trinidad堡壘，往港灣的西邊入口，或經東邊入口的圓堡，船隻可以在島內側的兩個海灣停泊，但均位在他們火砲的射界內……。⁵³

根據上述西班牙、荷蘭文獻的描述，社寮島上的四座堡壘分別稱為San Salvador、San Antón(la Retirada)、San Millan以及San Luis(Koevo)。San Salvador堡壘最大，配置有稜堡；San Antón位在山上；San Luis是圓筒狀堡壘；San Millan堡壘的形狀不詳。

社寮島東、西側均有水道可以通行船隻，San Salvador堡壘設於社寮島西南側，防禦西側水道；San Luis位於東側水道入口(即今稱八尺門)，應即今和平

51 Ibid., p. 198.

52 Ibid., p. 259.

53 Ibid., pp. 245-246.

橋頭附近，防禦東側水道，由於是圓筒狀的堡壘，西班牙人又稱之為el cubo，即桶狀物體之意。San Antón位在山頂，可以俯瞰各處，應即1626年西班牙佔台初期即已設置的堡壘。

1667年荷蘭人Cornelis Vischbee繪製的雞籠圖中，猶可見到三座堡壘，其位置應即西班牙時代的San Salvador、San Antón及San Luis。⁵⁴

至於San Millan堡壘的位置，文獻記載並不明確。

村上直次郎在〈基隆的紅毛城址〉一文中，曾提及西班牙人在社寮島東部築造堡壘，又謂根據其他之記錄推知San Millan是社寮島東部的堡壘。⁵⁵由於村上直次郎並未寫下其論證過程，只是提出其看法，故難以論斷。

據1636年Garcia Romero所說，San Antón堡壘距離San Salvador堡壘最遠，有六百步之遙，而San Luis與San Millan距San Salvador堡壘五百步。在1667年之圖中，社寮島山上堡壘的左側有一建築物，可能即是San Millan的位置，因為此建物、San Luis堡壘兩者與San Salvador的距離約略相等，符合Romero的記載(即San Antón與San Salvador間的距離、及San Luis、Millan兩堡壘與San Salvador的距離，兩者約為五比四)。

因此，村上直次郎主張San Millan位在社寮島東側，可能有誤，San Millan堡壘應位在San Antón的西側。

1642年十月，卸任的菲律賓總督Sebastian Hurtado de Corcuera在一篇文件中提到，在1630年代，此堡通常只有八或十名士兵駐守，監視海域，重要性遜於其他各堡。⁵⁶

54 江樹生翻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圖版37。

55 見村上直次郎著，許賢瑤中譯，〈基隆的紅毛城址〉，《台北文獻》117(1996年9月)，頁129。

56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511.



1636年荷蘭文獻又謂雞籠四座堡壘的名稱為La Sanctissima Trinidad、St. Antonio、St. Millian、St. Augustin。⁵⁷ 若與上述討論比對，可知La Sanctissima Trinidad即San Salvador堡壘、St. Antonio即San Antón堡壘、St. Millian即San Millan堡壘、St. Augustin即San Luis堡壘。

綜合上述討論，1930年代村上直次郎提出的疑問(即St. Antonio、St. Augustin的位置無法確定)至此應可獲解決。

至於前述翁佳音所謂San Millian堡壘位在今雞籠港灣西岸的白米甕砲台、San Antonio或San Augustin兩堡壘可能有一座位在淡水河兩岸等論證亦應有誤。

1630年代雞籠堡壘名稱與位置對照表

西班牙人的稱呼	1636年荷蘭人的稱呼	堡壘位置
San Salvador	La Sanctissima Trinidad	社寮島西南側，防禦西側水道
San Antón(la retirada)	St. Antonio	今稱「砲台頂」的高地，俯瞰全島
San Millan	St. Millian	位在San Antón的西側
San Luis(el cubo)	St. Augustin	東側水道入口(八尺門)，應在今和平橋頭附近，防禦東側水道

五、雞籠堡壘群的興廢

西班牙人前後花了十年的時間建設社寮島堡壘，但1637年時，菲律賓總督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對台政策改變。該年一月二十二日，菲律賓總督

5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224。

召集馬尼拉的官員、將領開會，討論是否放棄在台灣據點，結果大多數與會者贊同放棄雞籠、淡水。五天後，即一月二十七日，菲律賓總督發給台灣長官Francisco Hernández指令，要求檢討在台的兵力配置，除保留San Salvador堡外，廢除其餘堡壘，多餘的砲與兵力則撤回馬尼拉。⁵⁸

依據此項指令，1638年雞籠的西班牙駐軍重新修築San Salvador堡，增建稜堡San Sebastián、⁵⁹ San Juan、及San Antonio。⁶⁰

原預定廢棄的三座堡壘，其中San Antón與San Millan兩座堡壘按計畫廢除，位在八尺門的San Luis(el cubo)堡壘則被保留，據1638年10月駐軍長官向菲律賓總督的報告，未毀棄的原因是因船隻出入八尺門港口，需設堡壘防禦。

⁶¹不過，雞籠的傳教士Teodoro Quirós de la Madre de Dios認為San Luis堡壘係在神職人員要求下才未拆毀。⁶²

現存一份1637-1638年間西班牙在台駐軍的支出帳冊，其中記載西班牙人於1637年十一月至1638年五月間多次向Benua等中國商人購買石灰。⁶³西班牙人購買這些石灰，可能與此一時期的堡壘修築有關。

1639年西班牙的文獻顯示San Millian、San Antón(la retirada)已遭廢棄。⁶⁴ 1641年有份雞籠據點的大砲及彈藥清單，在Cubo(即San Luis)堡壘有三門銅砲、兩門鐵砲，在San Salvador堡有二十七門銅砲、六門鐵砲，總計共三十八

58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272.

59 *Ibid.*, p. 283.

60 *Ibid.*, p. 285.

61 *Ibid.*, p. 295. 1642年十月，卸任的菲律賓總督Sebastian Hurtado de Corcuera亦有相同說法，謂San Luis堡(即el cubo)亦經重修，以防範從小海口(la Boca Chica，即八尺門水道)進來的船隻。見*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509.

62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p. 84.

63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283.

64 *Ibid.*, p. 309.



門砲。⁶⁵ 顯示西班牙人在社寮島僅存兩座堡壘。這是1640年代初期荷蘭人攻擊雞籠之前，西班牙人的防禦陣勢。

大員的荷蘭人一直透過各種管道，探聽北台西班牙人的動態，得知雞籠的西班牙兵力薄弱，加上熱衷於台灣東部的採金活動，擬繞經北海岸，前往東部，於是他們在1641年八月派出船隊，由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準備攻佔西班牙人的據點。

當時荷蘭人在雞籠港內登陸，進佔金包里村落(位於社寮島對面)，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六或七艘中國船。但因擔心士兵、火炮不足，不敢強攻西班牙堡壘，遂退回大員。⁶⁶

此次事件引起西班牙人的緊張，雞籠的駐軍長官Gonzalo Portillo除了寫信到馬尼拉求援外，亦重新整修已撤廢的la Retirada堡壘。⁶⁷

1642年八月荷蘭再度派兵攻擊雞籠，道明會士Juan de los Angeles當時人在雞籠，目睹作戰經過，謂西班牙駐軍得到情報，荷蘭人將從社寮島東側登陸，於是西班牙人即於一處俯瞰el cubo(San Luis)的高地設置兩門砲，八月十九日荷蘭人抵達時，此簡易的木造堡壘正好完成。⁶⁸

八月二十日荷蘭人從社寮島東側登陸，隨即佔領一高地(la eminencia)，並由此置砲轟擊la Retirada堡壘(即從前的San Antón堡壘)。San Antón堡壘本於1630年代末期毀棄，1641年之後，為了抵禦荷蘭人而重行駐兵、置炮，此堡壘位居全島高處，八月二十四日荷蘭人攻陷此一堡壘後。西班牙人喪失此一險

65 Ibid., p. 343.

66 Ibid., p. 325.

67 Ibid., Vol. II, p. 510.

68 Emma H. Blair and James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Ohio: The A. H. Clark Company, 1903-1909), Vol. 35, pp. 137-138.

要據點，San Salvador堡壘陷於荷蘭人炮火的直接威脅，西班牙人隨即於次日宣告投降。⁶⁹

同年八月二十八日荷蘭軍隊的評議會提出戰爭經過的報告，謂西班牙的大城有四座稜堡，金屬砲二十二門、鐵砲七門；在小城有類似的金屬砲四門，鐵大砲一門；另外又有一木造堡壘，位在與小城同高的位置，有金屬砲二門；水邊的圓筒堡壘則有金屬砲二門。以上這些堡壘共有三十八門砲，四百四十六人。⁷⁰

荷蘭人提到的大城是指San Salvador堡壘，小城即San Anton堡壘，木造城即社寮島東側高地的臨時堡壘，水邊的圓筒堡壘即el cubo。荷蘭人接收三十八門砲，其中金屬砲三十門、鐵砲八門，與1641年的西班牙人的資料相符。

1642年以後，荷蘭、明鄭軍隊曾先後駐守社寮島，但對社寮島與雞籠港的重視已不如佔台初期的西班牙人，到了十七世紀末清朝統治時期，更只是定期派船巡哨而已。

十八世紀初，周元文纂修《臺灣府志》，謂「雞籠城在諸羅縣雞籠山，紅毛所築，今圯。」⁷¹ 1720年代黃叔璥撰《臺海使槎錄》，謂「(雞籠)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⁷²。這些都是指位於社寮島西南側的San Salvador堡，至於其他堡壘似乎已被遺忘。⁷³

1880年代中法戰爭，法國人曾攻佔雞籠港，當時法國人測繪的雞籠港灣圖

69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144-145.

70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二冊，頁372-375。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p. 382.

71 周元文纂修，《臺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6種，1960)，頁30。

7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4種，1957)，頁9。

73 近年鮑曉歐整理西班牙、荷蘭及日本史料，敘述San Salvador堡從十七世紀初興建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的面貌，可參看，見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pp. xix-xxviii.



(見圖四)，在社寮島左下方有「Vieux Fort」，意即老舊堡壘或古代堡壘之意，此即San Salvador堡舊址。⁷⁴ 二十世紀日本統治期間，村上直次郎等日本學者曾至社寮島進行調查，留下一些報告與珍貴照片，近年台大教授鮑曉歐搜集有關北台的西班牙、荷蘭文獻，並且根據日本學者的資料，試圖考定San Salvador堡的位置，可參看。⁷⁵



圖四 1667年荷蘭人所繪地圖中的社寮島，圖中西班牙文地名係筆者所加。（資料來源：江樹生譯、冉福立（Kess Zandvliet）著，《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37）

74 格勞特(E. Garnot)撰、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8。

75 鮑曉歐曾於第九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發表"The 17th Century Fortress of Kelang: Past and Present"(2003年3月)，探討San Salvador堡從十七世紀興建，一直到現在的演變。

六、結論

十七世紀歐洲人在東亞各地(如麻六甲、澳門、大員等)建立了不少的堡壘，對當時的歐洲軍事技術而言，大砲雖是主要的攻城利器，但實際上，砲彈對城牆的破壞力有限，如果敵對雙方以火砲互轟，有城牆掩護的一方仍較佔優勢。而且，當時主要的城堡多設有稜堡(baluarte)，其建築格局即是配合火砲、火繩槍等武器的運用，增加多方位的射擊角度，因此，城堡仍然是最重要的軍事建築，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初期，首要的工作即是修築堡壘。

堡壘的建築與維修是相當耗費財力、物力與人力，因此，堡壘的興廢往往反映著佔領者在台勢力的盛衰。西班牙人佔領北台十六年間(1626年五月至1642年八月)對於堡壘的興築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如前文所述，前十年在社寮島建設了四座堡壘，是西班牙人對北台佔領地最重視的時期，屬第一階段。

1637-1640年間是第二階段，菲律賓總督採行緊縮政策，社寮島的四座堡壘，兩座廢棄，兩座保留。第三階段則是在1641-1642年，因應荷蘭人攻擊的威脅，在社寮島又設立了四座堡壘。

過去學者對社寮島上西班牙堡壘的名稱、位置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本文依據相關文獻，試圖釐清一些問題，如La Santísima Trinidad只是港口名稱，以及1630年代西班牙四座堡壘的名稱與位置。期盼這些討論有助於相關史料的解讀與臺灣早期歷史圖像的重建。



